

聖公會沙巴第三任主教



回憶錄

聖公會沙巴第三任主教

(1972 - 1990)

拿督蔡興士博士

回憶錄

潘乃昭
牧師
存念

主內

蔡主教娘

敬贈

二〇〇四·四·廿三

出版者： The Diocese of Sabah
Wisma Anglican
Jalan Lee Teck Phui
88000 Kota Kinabalu

初 版： 2000-1-/2000

承印者： Tian Sing Printing Co Sdn Bhd
17 Lorong Dewan
8800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前 言

沙巴教區第四任主教
東南亞總主教區第二任大主教
拿督楊平忠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拿督蔡興士主教於 2000 年 4 月 19 日蒙主恩召，歸回天家。安息禮拜於 4 月 21 日受難節在亞庇諸聖座堂舉行，其時教堂坐滿了要向這位忠心盡職的上帝僕人作勝利告別的人士，包括聖公會教省和教區的主教，牧師和同工；亞庇其他教會的領袖；州政府部長，社會顯要以及眾多主內的兄弟姐妹。

這本小冊子包含了蔡主教的自傳以及生活回憶錄。它生動地，感人地描述了他屬靈的呼召和旅程，以及上帝國度的牧職和事工。這冊子簡單易讀。它不單是他在沙巴擔任了十九年主教事工的親身記錄，也記載了他在生活及事奉中一個個深刻的屬靈經驗。它是我們教會真正的寶藏。我感到榮幸，能有機會和各位一同數算主的恩典：當我們的教區經歷著最艱難的時刻，上帝差遣了這麼一位領袖和主教到我們中間來。

蒙上帝的帶領，這本冊子的出版恰好和“蔡主教神學訓練紀念基金”的推出配合。在他歸回天家之前，蔡主教囑咐他的家屬做下列兩件事：

- (甲) 請他所有的親友不要在他的葬禮獻花，而將節省的費用以現金捐給沙巴神學院。
- (乙) 撥出馬幣不超過五萬元，以一元對一元的方式認捐，連同會友和親友的全部捐款，成立教區神學訓練基金，協助訓練全時間本地牧師及傳道人。

從這一層，我們可看到他對支持神學院培養全職牧師和同工的心意。他對教區需栽培優秀，堅強的全職聖工人員的了解及遠見，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挑戰。我們讚美及感謝上帝，接受蔡主教的挑戰。

請慷慨捐獻給這個基金。捐款支票請寫明付給 "The Diocese of Sabah".

我們將下列救主的話語獻給沙巴教區第三任主教拿督蔡興士：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目 錄

前言

- | | |
|----------------|----|
| 1. 早期生活 | 4 |
| 2. 擔任牧師 | 9 |
| 3. 被按立為沙巴主教 | 11 |
| 4. 前面的任務 | 16 |
| 5. 傳道人沙巴化 | 21 |
| 6. 內陸傳道工作 | 23 |
| 7. 靈恩派和傳統的崇拜方式 | 28 |
| 8. 教會和階級 | 30 |
| 9. 一個長者的忠告 | 32 |

附 錄

- | | |
|------|----|
| 病中禱文 | 39 |
| 墓誌銘 | 42 |

(一) 早期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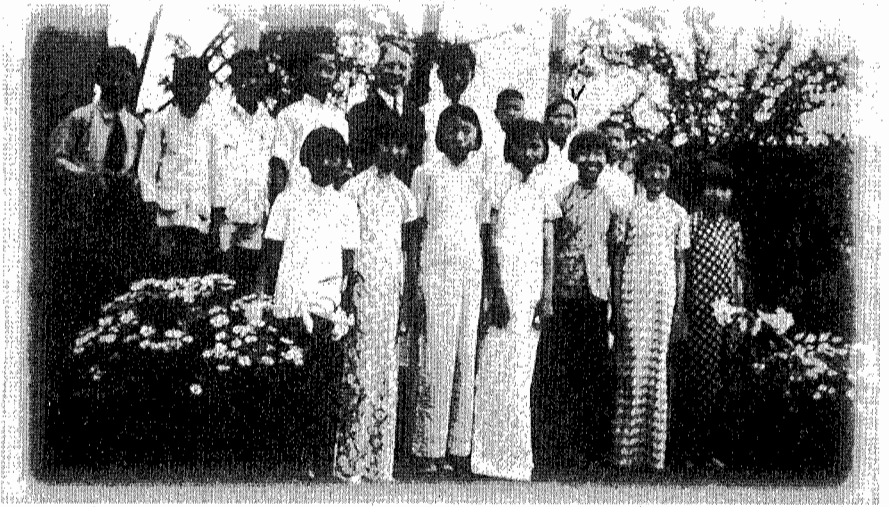
我於 1925 年在中國南部廣東省潮洲的普寧縣出生。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浸信會的會友。家父開了一間書店，並擔任過商會主席。我有五個兄弟，我排中間。家父僅是個掛名的基督徒；家母則很誠心地祭拜祖先。當她嫁給家父之前，她答應停止這麼做，但結了婚之後，她又在她兄弟的家拜起祖先來，並經常帶我同去。那時我們家裡鮮有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我的兄弟們相信上帝，但他們在老年時才受洗。所以在我的家，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住在一起。經驗告訴我：帶領陌生人歸主，比帶領自己的家人歸主要容易得多。就算一個人當了牧師或主教，他的很多親戚仍然不是基督徒。

1928 年左右中國發生內戰，我的鄉村也不能倖倖。家父的書店被燒燬，我們一家只好搬到揭陽住。我在那裡有一個舅父。1936 年家父搭船到砂勞越古晉，在一間中文學校擔任教員。三年後他和我的一個堂兄合做起生意來，做得還不錯。雖然後來他將生意賣掉，但賺到的錢使到我和兄弟們能在中國購置自己的屋子。

我早期對上帝的信心

年幼時我在揭陽市的一間浸信會學校讀書，所以我很小就和基督教接觸。我在那間學校的經歷對我有巨大的影響。約十二歲的時候我的生活開始改變。我再不跟隨母親到舅父那裡祭拜祖先，也不再和那些賭博，吊郎當，滿口粗話的非基督徒朋友為伍。回想起來，當時教會學校嚴格的管教以及我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對我後來的生活有深刻的影響。我和基督徒朋友的往來以及在主日學和詩歌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有助於塑造我後來的生活。我十五歲時參加了一項有關的課程後，接受了浸禮。浸信會對施浸禮的要求很嚴格，受浸者須先參加一項正式課程，然後通過執事的面試才可受浸。約在這個階段我的靈性生活開始成長。我開始讀聖經，並參與鄉村的佈道工作。

我至今尚能清楚記憶的一件事，是知名的宋尚節博士的佈道



會。他在 1937 年來我們的城市舉行復興佈道，有數百人參加，很多人被感動流淚。他講的主題是罪人悔改，人需重生才能得救。得救後，一個人須過著聖潔的生活，信靠上帝戰勝撒但及其引誘。基督徒應生活在盼望中，等候基督第二次的降臨。他的講道穿插著讚美詩歌，他的信息和手勢生動有力，很多聽眾決心信主。他也籍著禱告和橄欖油醫好很多病人，彰顯上帝的大能(雅各書 5:14-16)。這真是一個令我難以忘懷的佈道會。後來宋博士差遣一隊又一隊的佈道團，到他離開了的地方繼續他的工作。

日軍的侵略在中國造成大混亂。我們須奔離家園，到遙遠的鄉村避難，以免受到他們的苦待，甚至殺害。

戰後我到汕頭市去，在一間浸信會學校教了兩年書。在那裡我再度活躍於教會活動，並在執事面前立志事奉上帝。

在古晉

1947 年我收到父親的信，要我到古晉去，並將入境的證件寄給

我。他的用意是要我學習他在那裡創立起來的生意。潮州人很會做生意。父親單獨在古晉；很自然的，他希望有個孩子幫助他。但是，令他失望的，是我好像沒有做生意的傾向。上帝在我身上有其他的計劃，但當時我並不了解。我一直念記著在汕頭時，在出名的佈道家計志文博士面前所許下的諾言，那就是獻上自己去事奉上帝。在父親的店工作了六個月後，我決定到一間中文學校教書。



那個時候古晉並沒有浸信會，我就到聖公會的聖湯姆斯座堂參加中文禮拜。那時張恩盛擔任牧師。他常到我的店來探訪我，給我鼓勵。1950年 Nigel Cornwall 主教為我施堅振禮，我成為了聖公會的會員。那時我怎會想到，後來我在蘭柏府被按立主教聖職時，他在場朗讀經文，並再次為我按首。

在新加坡三一神學院

1952年7月學校假期間，我到新加坡訪問一個在三一神學院讀書的汕頭朋友。他提醒我，我曾許諾要事奉上帝。我住在另一個朋友的家裡，整整三天，我心裡痛苦掙扎：我應事奉主呢，或是做個孝順的兒子，依循父親的願望？我已許諾上帝，要事奉他，現在卻要逃避責任。我想起了小時在主日學聽到有關約拿的故事。約拿以為如果他逃到好像他施那麼遙遠的地方，他就能逃避上帝的呼召，要他到尼尼微向當地邪惡的人民作出警告。我就像在大魚肚裡三天三夜的約拿一般。我覺得上帝好像將我“投下深淵，就是海底深處”，這就是約拿當時的感受。我禱告，求主幫助我，作出正確的決定。

在新加坡逗留了兩週後，我回家，手裡拿著一份三一神學院的入學申請表。那時我差不多已打定了主意。當父親知道我的計劃時，他要有一個忠心的兒子在身邊協助他的願望，大受打擊。他的朋友

們訓誨我：父親已六十多歲了，身體欠佳，我應盡兒子的職責。但是，我已打定主意。我僅能求主保守他的身體健康，等到我完成神學院的課程，再回來照顧他（慈悲的主垂聽了我的禱告。後來父親和我一家同搬到檳城住，直到1956年他離世為止）。

因為父親不願讓我離開，神學院在1952年9月開學時，我遲到了兩週。當我乘搭的船到達新加坡時，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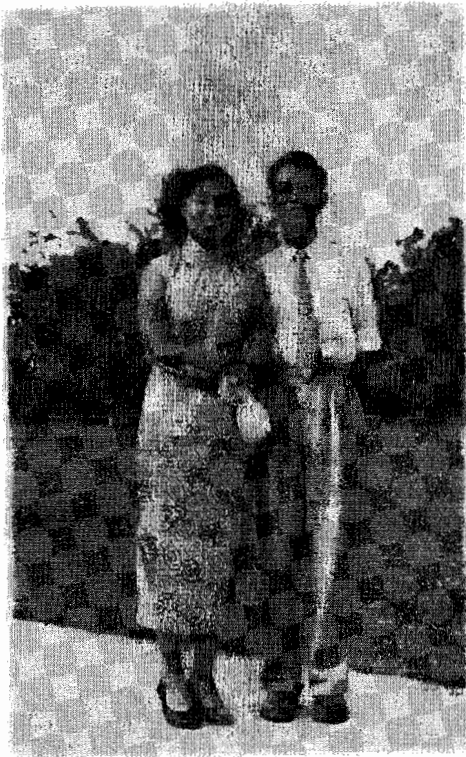


學院的院長在碼頭等著我，我深受感動。

結婚

俗語說，婚姻是“天作之合”。我的婚姻是在三一神學院成全的。

我於1951年暑假在古晉遇見少竹。她來自詩巫，父親是衛理公會的牧師。當我們初次見面時，她的一個兄弟在古晉住。我的一個朋友認識他，促成了我們認識，而且愛情開花。1953年他也到三一神學院讀書，我們又在那裡見面。1954年我們在詩巫訂婚。1956年她在神學院畢業的一個



1954年在詩巫訂婚留影。

月後，我們在新加坡聖安德烈座堂結婚。

感謝慈愛的主賜給我一個這麼好的賢內助，在我困難重重的傳道工作中，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們在檳城時，她擔任教會的司琴，並教主日學。她陪著我騎腳踏車，在檳城訪問會友。

我們在檳城的時候，慈愛的主賜給了我們四個兒子。我需承認，由於我的工作，我沒多少時間顧家。在養育孩子方面，我扮演的是次要的角色。內人在這方面很能幹，悉心照料孩子們。孩子們年幼時的管教很重要。母親的影響對他們的生活及前途至為重要。如果不是因上帝的阻止以及他藉著教會和學校很多良師益友來帶領我，我可能會跟隨母親去祭拜祖先。



1956年7月4日在新加坡
聖安德烈座堂舉行婚禮。



(二) 擔任牧師

在檳城

我在 1955 年畢業，同年在聖安德烈座堂受按立會吏聖職。八個月後，我在吉隆坡聖瑪麗堂受封牧師聖職。

約在這個時期，馬來亞和婆羅洲的砂沙兩州合併成立馬來西亞的傳言甚熾，教會也積極訓練年青的牧師，準備接替外籍同工的工作。

我早期的教會工作集中在檳城。那裡有很多福建人，很多是虔誠的佛教徒及祭拜祖先者。



在澳洲

1964 年 5 月我在“互相責任交換計劃”(Mutual Responsibility Interchange Project)下被派到西澳 Bunbury 的聖摩尼帕大座堂見習及進修，為期五個月，以認識那裡基督徒團契的生活。那個時期我將妻兒留在檳城。在西澳的教堂，我是唯一的華人，大家稱我為“Father Luke”。我也在阿德雷德，墨爾本及悉尼的基督徒中生活過，擴大了我的知識和經驗。

同年我回到檳城，擔任聖保羅教區牧正。感謝上帝的恩典，自從我被按立為牧師直到我成為北馬會吏長為止，我在檳城整整事奉了 16 年。



1956年3月11日在吉隆坡
聖瑪麗堂受封牧師聖職。

(三) 被按立為沙巴主教

1971年6月，當我在檳城擔任北馬區會吏長的時候，我收到蘭柏府坎特伯利大主教的一封信，建議我繼承許碧璋主教，出任沙巴主教職位。

這是我首次得到我將被委任為主教的訊息。大主教在他的信中向我指出，沙巴教區已有好一段時間沒有主教了(沙巴的許碧璋主教已在1970年被調至馬來亞擔任當地的主教)。委任沙巴主教被拖延的原因，是政治的因素。看來沙巴政府(當時由敦馬士達化所領導)僅能接受在沙巴出生的馬來西亞公民擔任該職位。

大主教說，雖然我並非在沙巴出生，但我到沙巴服務的可能性正被研究之中。大主教也告訴我，他曾親自了解我的情況，認為我“可為沙巴教區帶來它所需要的，有智慧的牧者照顧以及基督教的領導，並能為教區和牧師提供支持和協助。”

那時我正準備到英國學英文，因它對我在檳城的工作很有用處。

就像任何一個主教一樣，我對成為主教的前景感到興奮。我和家人，尤其是內人積極討論全家搬遷到一個新環境的可能性。我也需誠實地評估自己的能力及限制，看我到底是否適合擔任這個職位。

但是，我了解到上帝再次在呼召我。“……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創世記 12:1-2)。

我當時的感受和亞伯拉罕被上帝呼召時的感受相似。我將需把我在檳城聖保羅教區16年的事工攔在一邊。我在那裡已建立了一個基督徒大家庭，我愛那些會友們。當時我是北馬區的會吏長及西馬教區華文團契主席。檳城是“東方花園”，一個舒適，有趣的地方。

我一家覺得我們幾乎在那裡安居樂業了。現在，上帝要我離開這個舒適的地方，到陌生的沙巴去。那時我們聽說沙巴比西馬落後了十至二十年。

我的一些非基督徒朋友認為我是個傻瓜，要離開一個這麼好的職位，到僅是半開發的沙巴去。但我明白，我蒙上帝呼召並非要過舒適的生活，得到世界的榮華富貴，而是要宣揚上帝的國度，拯救失喪的靈魂，這才是我首要的工作。如果上帝要我到一個沒有那麼舒適的地方去執行他託付我的任務，我會遵從他的旨意。

過了幾天，我鼓起勇氣，回覆大主教說，我接受他的委任。我的信這麼說：“敬愛的大主教……我需承認，當我讀你的信，知道你信任我，要委任我為沙巴教區主教時，我驚訝得抖顫起來，我馬上跪下來，祈求主賜給我指示。我感到我並不配這個尊榮的職位，因我了解我有很多缺點，尤其是英文在沙巴廣泛使用，而我的英文程度卻有限。當我將有關消息告訴內人的時候，她也同樣地感到驚訝。這兩天來，我和許碧璋主教就有關的事作了冗長的討論。他給了我很多勸告和鼓勵。經過了多次的禱告和冗長的思考，我終於謙卑地接受您大主教的指示和命令。”

六月杪我依照原計劃到英國學英文。這是在上帝的計劃之中。在沙巴，我更需要使用英文。

我幸運地在 Essex 的 Hornchurch 遇到 Peatfield 牧師。他是在我之前的北馬會吏長。他安排我住在一位會友的家裡，繕宿都免費。他曾二度試驗我的英文程度，將主日崇拜交托給我，自己卻到別處辦其他的事。感謝主的恩典，我還能應付得來。

九月我和卸任的南韓主教 John Daly 在 Tachbrooke 主教處住了兩週。John 是當地的教區牧師，他給了我很多有關主教責任的輔導和勸告。他曾到過沙巴，並拍制了一些當地的幻燈片。他將這些放映給我看，使我首次對沙巴的情況有所認識。



1971年11月30日被坎特伯利大主教
Michael Ramsey 博士祝聖為沙巴主教。



1971年11月30日在蘭柏府舉行主教祝聖
儀式後，和大主教及另八位主教合影紀念。

九月中我到 Ascension 學院修讀一項英文課程。我遇見了 Alan Burns 牧師。他從 1963 至 1966 年曾擔任沙巴諸聖座堂主任牧師。他放映了一些沙巴以及當地教堂的幻燈片給我。

1971 年 11 月 30 日聖安德烈日，已故坎特伯利大主教 Michael Ramsey 博士依照聖公會的傳統儀式，按立我為沙巴教區主教。參加按手的另九位主教，包括 Nigel 主教在內。儀式在倫敦柏蘭府的禮拜堂舉行，倫敦皇家音樂學院的詩班在場演唱，John Daly 主教講道。這是我畢生難忘的體驗。

到了沙巴

我一家人憑著信心和上帝的引導，攜帶了最基本的用品，於 1972 年 1 月 2 日從檳城飛達亞庇。在丹容亞路機場迎接我的，有會吏長 Archie Briggs，諸聖座堂的楊平忠牧師(現任沙巴主教)，拿督賴恩光，陳樂文先生，陳顯光先生以及另數位會友。他們帶我們到會督府安頓下來，我們在那裡一直住到我退休為止。

我的工作準證有效三年，但當我到達沙巴的時候，有效期已過了六個月。所以我未開始工作的時候，就為自己的前途和孩子的教育擔心起來。

自來水

在會督府過了一夜後，隔天起身，我們發現沒有自來水。孩子們從小就習慣享用良好的自來水供應，現在，來到沙巴的第二天，他們就嘗到“乾洗”的滋味。因為他們要趕到學校報到，只好讓他們到楊牧師座堂附設的住家洗澡，並在那裡取了兩桶水，作為煲水煮飯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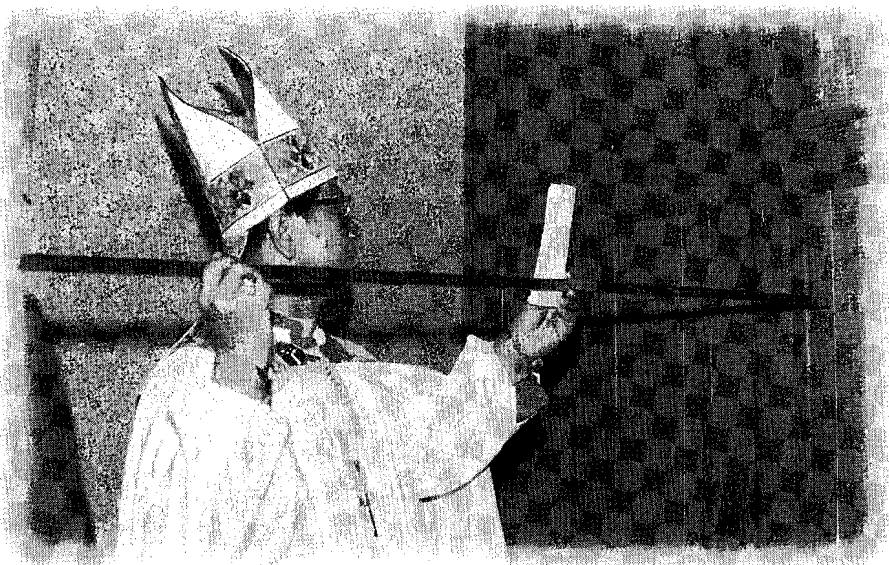
這是在沙巴必需學習的很多功課之中的第一課。如果連會督府都缺乏自來水，那麼州內很多其他的人，也要受同樣的苦了。這使我體會到沙巴的人民不單需要自來水，也需要屬靈的活水。我也想起了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後，在利非訂安營，沒有水喝的苦況(出埃及記 17:1)。

水和人的生活永遠不能分開。沒有水，人類無法生存。使女夏甲受過這種飢渴之苦。她和亞伯蘭同房，生了一個兒子，叫以實瑪利。母子兩人被亞伯蘭的妻子撒萊趕出家門，在曠野流浪，迷了路，水糧俱盡，面臨死亡而哭泣。但是慈悲的上帝聽見他們的哀求，打開夏甲的眼睛，使她看見一個井，母子兩人的生命都得救。上帝將救恩賜給每一個人。我們一家忍受間斷的自來水供應多年，直等到一位好心的州部長注意到這件事，安排將自來水直接從州元首府駁接下來，問題才解決。

今天很多人就像夏甲一樣，迷失了路，在曠野流浪。世人所需的，不止是身體所需的水，也是屬靈的活水。主耶穌向全世界宣告：“...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爲泉源，直湧到永生。”（約翰福音 4:13-14）。

(四) 前面的任務

我於 1972 年 1 月 25 日正式負起沙巴天主教的責任。新加坡的周萬一主教代表聖公會東亞議會，在諸聖座堂主持我的陞座典禮。我的老友，新加坡教區的 David Dang 牧師也在場給我勉勵。



1972 年 1 月 25 日聖保羅日在諸聖座堂舉行陞座典禮。

當賓客們都離開後，剩下我一人，我就開始工作。教區的辦事處在里卡士，離會督府有四里遠。辦事處裡並沒有例常規章或交代文件，幸虧我在檳城時，前任沙巴主教丹斯里許已把沙巴教區的情況向我簡述。

辦事處的唯一職員是 U.S.P.G. 的 Phillipa Haow 小姐。因她的工作準證未獲更新，她在我就職後的一個星期就回到英國去。我急需另聘一位李小姐來接替她，料理辦事處及協助我的行政工作。

那時僅有四位全職的牧師不需向政府申請工作准證。在內陸有四位傳道員，並有一位有執照的讀經員 Richard Dingley 醫生。

我認爲最迫切的兩件事，是到州內各個牧區訪問，以及訓練更多牧師和教會工作人員。

我在1972年1月25日的首次證道，是關於沙巴教區所面臨的挑戰。這課題在今天來說，仍然貼切。

前面的挑戰

1972年1月25日那天，沙巴教區和我的生命開始了新的一章。這一章裡將寫下些什麼，那要看我們如何遵從上帝的旨意以及我們是否準備隨時順從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教導。

主在升天前這樣命令他的門徒：“...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28:19-20）。

在過去兩千年裡，很多真正愛主及教會的基督徒，遵照他的命令，離開祖國和家園，越過高山，渡過大海，歷盡千辛萬苦，將福音的好消息傳給世人。感謝主，藉著聖靈的力量，這些傳道人醫治了破碎的心靈，向被罪捆綁的人講述救恩，使瞎眼者重見光明，病痛者得到醫治。很多罪人在基督裡得到了新生命，透過耶穌基督看見了上帝的榮光，找到了通達天家永愛之路。

約在一百二十年前，英格蘭教會將福音的好信息帶到婆羅洲來。就像一粒芥菜仔一樣，在很多有犧牲和獻身精神的工作人員的努力和細心栽培下，它發芽成長，茁壯起來。今天，它已長成爲一顆大樹，有兩大樹枝，即是砂勞越和沙巴。前來這裡的宣教士傳揚福音，開設學校，診所及福利機構。他們已奠下穩固的根基，而我們有責任進行建設工作。

在沙巴聖公會的歷史中，我們不可忘記往日爲教區付出了很多心血的主教，牧師，工作人員以及會友。“從前引導你們，傳上帝

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爲人的結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希伯來書 13：7-8）。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說：“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馬太福音 5：13-14）。我祈禱，但願我們的教會和學校能繼續成爲沙巴社會的鹽和光，服侍人們，對所有的人親善，促進諒解以及種族和諧，互相容忍，加強彼此間的友愛。

我們讀聖經知道，上帝的選民從被囚綁之地回到被應許之地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他們遇到很多困難，試煉和失敗。幸虧在他們之中，一些人並沒有喪失對上帝的信心，他們朝著目標堅定前進。他們憑著信心，克服困難，上帝也幫助，帶領，鼓勵，堅強和搭救他們。上帝對約書亞這麼說：“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爲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 1：9）

我們的主今天並沒有改變。他在過去曾帶領過他的選民；今天，若我們全心全意信靠他，他也同樣帶領我們。當我在羅馬的時候，我有機會參觀 St. Sebastian 及 Coliseum 的地下墓穴。基督徒在那裡曾被丟在坑裡給飢餓的獅子吃。那個時期，當基督徒是何等困難的事，但是，殉道者因對上帝有巨大的信心，他們有力量面對死亡。今天，我們也需要對上帝有巨大的信心，使我們能爲我們的信仰而生活。

我們知道，使徒保羅信了主後，他開始傳揚福音，但麻煩和苦難並沒有離開他。他知道，上帝的愛扶持著他，使他堅強，能面對各種困難。“……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的。”（羅馬書 8：38-39）上帝的愛從主耶穌基督的降生和受死顯示出來。聖保羅祈求以弗所的基督徒能認識這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主愛你，愛我，愛全世界的人，不論他們是屬何種族，膚色

或階級。我們也應認識這種愛，因而能愛別人，為主犧牲，帶領別人認識他，愛他。如果我們有上帝的愛在我們心裡，我們就能充滿能力，和別人分享這愛。這愛將上帝向世界顯露出來。

這麼說來我們基督徒努力的目標是什麼？我們不應擴大我們屬靈的家庭麼？早期教會的使徒都出外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將他們所聽到的，看見的，以及知道有關耶穌的一切，忠實地告訴別人，使到跟隨基督的人數增加，在一天裡三個人就增加到三千人，並在隨後的世世代代繼續加添。

這就是今天教會和每一個會友應負起的責任。中國有句諺語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就是比喻學習或做事要努力，否則就會退步。教會的事工也是這樣，不是進，就是退。

今天教會最大的弱點，是“顧內不顧外”。我們缺少出外傳揚福音的熱忱，常常忘記主要我們出去，將福音傳給萬邦的命令。我們只重視喂養和照顧圈裡的羊，完全忘記主所提到的外頭的羊，沒將救主耶穌基督介紹給他們。

這是我們沙巴所有會友所面對的挑戰。聖公會在沙巴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是，我們會友的數目，是否跟得上人口的急速增加？

但願上帝帶領我們，使我們能跟隨他的門徒的腳蹤，使我們在他的愛裡剛強壯膽，相信他的應許，負起這項重要的職責，齊步出發去工作。

所以在前面的年頭，讓我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達到標杆，獲得上帝的獎賞（1972年1月25日受封講詞）。

1972年1月我首次主持教區理事會議。在會上我表達了我對教區的很多期望，其中一項是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們應同心合力，克服一切困難，齊步前進。我也表示，理事會會議的目的，是要策劃及討論我們自己家庭的事工。我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但我們的目標應是一致的。雖然我們的教區涵蓋一個很大的區域，但

是我們的家庭相當小，工作人員也少。我希望每個人都願意分擔責任和問題，相親相愛，合作無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沙巴教區裡過著快樂的家庭生活。（1972年1月教區理事會會議致詞）

1977年6月我在教區理事會常務會議作出當時情況的報告：我在整個教區的巡迴訪問以及會友們給予的合作，使到我對教區的狀況，當地人民以及他們的需要有更好的了解。這在方面，兩位會吏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對於他們的努力，我不知如何表達我的謝意才好。要收的莊稼多，可惜收割的工人少。

當1970年3月丹斯里許碧璋主教離開沙巴前往西馬就職時，教區有二十一名同工。現在，教區掌管九間小學，四間中學及二十一間教堂，包括兩個內陸宣教區，而同工卻大幅度地減少至八個人，包括我，一名義務牧師和三名義務會吏。雖然我們的人手少，我們並不懼怕周遭的許多變化，而繼續工作下去。在近四個月裡，已有458人接受堅振禮，加入教會。

(五) 傳道人沙巴化

當我到沙巴的時候，那裡的基督教徒已遭受到一些壓力。外籍傳教士在收到短期的通知後，就須離開沙巴，工作準證不被更新。最後離開的，是會吏長 Briggs。在城市和鄉村，數以百計的人民集體加入另一個宗教。人們被今世眼前的利益所引誘。

外籍同工離開後，教區在困難的情形下，掙扎求存。很多教區和教堂沒有牧師或工作人員。各地的會友紛紛要求派遣牧師去，但我並沒有人選。所以我需儘快到各牧區訪問，勸說他們忍耐一時。

雖然如此，我也明白，他們需要屬靈的糧食和引導。我籲請成年人和青年人回應上帝的呼召，進入神學院受訓，成為牧人，拯救失喪的靈魂。慈悲的上帝扶持了很多忠心的僕人。很多會友響應呼籲，擔任教區和教堂的領袖，協助教會的工作和活動，使到它們能繼續進行。

很奇妙的，有幾位具高學歷以及獻身精神的長輩接受了上帝的呼召，成為了義務的牧師。經過了短期的訓練後，他們能協助主日崇拜工作。沙巴的聖公會開始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1974年楊振華牧師從澳洲回來，使到教區的工作人員，得到加強。

1976年以後，情況有所改善。我申請永久居留權獲得批准。我們可邀請外國佈道家到沙巴佈道及提供短期訓練課程。這些活動受到各宗派會友的歡迎，出席者甚眾。但是，我了解到，這些並不能取代本地牧師日常的教導和牧養工作。

教區也用華語，英語及馬來語舉行常年的青年營及婦女團契，宣揚我們沙巴教會的任務和使命，並培養和提高會友的靈性。這些會議及營會在不同的地方舉行，包括內陸中心，使到不同教區，不同行業的會友能接觸溝通。內陸的會友們首次看到大批城市的會友來訪問他們，在同一個屋檐下分享福音和食物，這給了他們很大的喜樂和鼓勵。



1973年7月26日在亞庇舉行的青年營
(自左至右)Sylvia Jeans 小姐(Tongud), James Wong 牧師
(來自新加坡的主講), 蔡主教, 楊平忠牧師。

(六) 內陸傳道工作

我在沙巴的內陸作了一連串的訪問。有一次我從偏僻的鄉村和牧區跋涉回來，才體會到從前在檳城鄉間的訪問，就像在星期天逛菜市場那麼的輕鬆。當我發現到我需花費數天的時間搭小船及走路去京那巴丹岸河上游及拉卜河谷的偏僻鄉村訪問幾個土著基督徒時，我覺得幾乎絕望了。

內陸的傳道工作是五十年代後期聖邁可教堂的 Canon Lomax 牧師在一位已過世的測量員 Bruce Sandiland 的鼓勵下開始的。起初 Canon Puntang 及 Lawin 牧師被聘請負責內陸的宣教工作。

我首次到京那巴丹岸河區域訪問，在前往山打根的路程中，差一點遇到災難。我們乘搭一艘土語叫 jongsong 的小船，它最多可載十個人，而且僅適合在平靜的河流行駛。那一次，船載滿了搭客和行李，已經超重。當船出了海，要轉向山打根港口駕去的時候，大浪擊打著船身，海水潑入船來。Lawin 牧師在海上旅行有豐富的經驗，他知道小船快要翻了，叫我們快綁上救生衣。那時上帝可能在考驗我對他的信心。不久一艘較大的船靠近，船員願意將我們船上的一些搭客接過去，使到我們的船能安全地繼續航程。

此事過後，有一天我問 Briggs 牧師，應如何維持內陸的傳道工作。他回答說，“你現在是主教；你有責任確使上帝在這些人之間的工作，繼續不斷。”那時我的看法是鄉村的人口太少，地廣人稀，使到傳道工作的效果差，費用高。那時教區每年的收入僅五十多萬零吉，而內陸傳道工作就消耗了這筆經費的一半以上。

我這樣自問：這是放棄內陸傳道工作的好理由嗎？在我內心深處，我可能還在留戀檳城輕鬆的生活。我需要向一位基督徒 Bruce Sandiland 學習。他越過高山，穿過森林，涉過河流，在樹蔭或葉棚下睡覺，足跡遍及沙巴每個角落。他的心中對內陸的人民有負擔。他要將福音傳給他們，讓他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也要幫助他們減輕身體的病痛。他關注如何將他們從黑暗中帶到光明處，從魔鬼的

權勢中帶到永生的上帝。直到他在沙巴南部茂林臨終之日，他還是念念不忘對別人的關懷。他在世上最後階段的日記這麼寫著：“明顯的，這是我一生最危險的探險。如果我死去，這意味著我爲了測量工作而犧牲。我相信，用我的智慧和能力來服侍上帝和人群，是值得的。祈禱是地上和天上的溝通。請你們在禱告中紀念我。但願你們將來所做的一切，都蒙上帝的祝福。”

他不單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上帝和人類，並立下了遺囑，將他畢生儲蓄的四份之一捐給沙巴聖公會內陸傳道基金。爲了別人而犧牲自己的精神在這位平信徒的身上表彰出來。我們都應向他學習。

Briggs 牧師說得對，我有責任繼續 Bruce 和其他人留下來的的工作。但是，這並非單獨一個人能做到的：內陸的傳道工作需要很多同工。遺憾的是，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內陸傳道工作涵蓋一個很大的地區，幾乎是整個沙巴州的一半，被 Kinabatangan, Segama, Labuk 及 Sugut 四條主要河流所貫穿。在傳道工作的前期，旅程都需從山打根搭小船出發，因爲沒有路到達目的地。每次行程的費用約兩千零吉，包括船夫的工錢，購買汽油及其他費用。這方面的龐大開支對教區的經費構成很大的負擔，因當時教區的收入有限。爲了繼續內陸傳道工作，我們需向各方面尋求經費，所以我曾一度爲了是否要繼續這方面的工作而作出痛苦的決定。

我乘搭小船，在危險的河流中川行了三天後，首次到達 Tongud, Tangkong, Karis-Karis, Kuala Tongud 和 Penangah 等地共有 178 人受洗。Tongud 的 Epiphany 傳道會有一間用木建成的教堂，一間診所和一間小學，主持人是 Lawin 牧師。Tongud 的人民對我們在那裡的工作表示感激。他們很高興，我們設立的學校使他們的子女有受教育的機會。

我到了沙巴的六個月後，有一次從內陸出來，我病倒了，住入醫院。慈悲的上帝告訴我，我需繼續內陸的傳道工作，他會供給我所需要的。



1973 年乘小船往 Tongud 的水程中。

內陸的傳道工作就繼續下去。因為道路獲得改善，就不再需花大筆錢搭船。1980 年以後，越來越多內陸人民信主，受洗及受堅振禮的人數超過市鎮的教堂。

1990 年杪，四條大河沿岸已有四十個福音中心，一些小，一些相當大。信主的人共有六千人。

在沙巴的內陸，河谷和森林深處，有很多飢渴的心靈等待著上帝的話語。誰將信息帶給他們？我們之間還有像 Bruce Sandiland 這樣的人嗎？

感謝主的恩典，在我退休之前，有七位青年願意接受神學訓練。毫無疑問的，會有更多內陸的青年願意在他們的鄉村宣揚上帝的事工。我們需等待及信托。

時間和耐心

在提及內陸的傳道工作的時候，我也要連帶提起幾個和我有直接關係的信主人士。在京那巴丹岸河上游有一個開店的潮州人，他娶了一個嘉達山人為妻，有很多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較早時已信了主，但他卻遲遲不作決定。我在每次的旅程都向他傳福音，給他一些讀物。整整過了七年後，他才接受了主。另一位我花了幾年向他傳福音的潮州人，是沙巴的州議員 Tan Yong Gee 在 Sapi 的父親。

當我回顧這些往事時，我感到很欣慰，因為慈悲的上主為內陸的傳道工作成就了奇妙的事工。他顯示了對他而言，沒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沒有任何物質或心靈的阻礙，能夠停止他的事工。我們須做的，是繼續他的工作，信靠他，完成看來困難，不可為的工作。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的帶禾捆回來。”(詩篇 126:5-6)

個人傳道工作

我個人曾到過中國南部我兄弟處。在上面我已說過，要帶領自己的家人信主，比帶領陌生人歸主要難得多。當我想起了我兄弟的時候，我就想起了路加福音十六章說到的財主和拉撒路來。那個財主死後，他的靈魂在陰間受苦。他想起了他還活著的兄弟，不要他們也受同樣的苦，所以他懇請亞伯拉罕打發拉撒路到他的父家去，警告他的五個兄弟，免得他們也到那個痛苦的地方。我們需要和那個財主一樣，關心兄弟的永生，為我們親戚的信仰懇切禱告。

我曾六次到了我兄弟住的地方，每一次都有他們的家庭成員受洗。我須謹慎地為他們施洗，因為中國禁止外來人在該國進行傳道工作。我們的家族共有二十七人受洗。



1973 年 3 月坎特伯利大主教 Michael Ramsey
博士伉儷駕臨亞庇訪問。

(七) 靈恩派和傳統的崇拜方式

靈恩派的崇拜儀式已有好一段歷史了。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到了沙巴。八十年代這種崇拜儀式已經盛行，尤其是在年青人之間。當沙巴聖公會邀請各宗派的人士來教堂講道時，就受到這方面的影響。每個宗派都有其特有的崇拜方式。

很多會友，尤其是老一輩的會友問我有關對靈恩派崇拜方式的看法。到底那一種更好？一些會友說，有人告訴他們，如果不用靈恩派的方式來崇拜，就不能接受聖靈。他們聽了這些話後，感到很擔優。

我們不應該草率地說，某一種崇拜方式比另一種好。聖經並沒有列出任何崇拜的方式，耶穌的門徒也沒告訴信主的人，應如何崇拜。

要回答上面的問題，我們須先了解，什麼是崇拜。對我來說，崇拜是要榮譽上帝，感謝他的恩典，感謝他在過去為我們成就的一切，以及在將來要賜給我們的一切。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感恩和對上帝愛我們的感受，是出自我們的內心。

如果靈恩方式的崇拜能幫助我們表達對上帝的內心感受，那麼我們可採用它。相反地，如果一些會友對傳統的崇拜方式感到更恰當，他們就應繼續採用這種崇拜方式。如果我們的崇拜變成了一種演出，就好像聖經中的法利賽人那樣做，而沒有意義和實質，那麼它就不是真正的崇拜。如果我們不謹慎的話，任何方式的崇拜，都可能變成是一種演出。倘若有人對崇拜的方式有所疑慮，那麼他應從聖經中學習。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怎樣和天父溝通的？

無論我們採用何種崇拜的方式，我們都應勤勉地學習及了解上帝的話語，使到我們的心靈能得到滋潤，使到會友們的靈性能像基督的門徒那樣地成長。

崇拜儀式和程序

目前聖公會的崇拜儀式和程序是我們教會的優良傳統，流傳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祈禱文的內容是來自聖經，崇拜程序則依循主耶穌基督的生平事件做出安排，每個禮拜日有不同的主題。各地方教會也根據當地的風俗和文化，作出一些變化。

崇拜程序的基本安排，是要提醒會眾，每一個星期中要特別紀念我們的主生平中的一件大事。比方說，在一年的某個時期，它提醒我們有關基督降生的喜悅，在另一個時期提醒我們有關他被釘十字架的痛苦，再在另一個時期，提醒我們有關他的傳道和醫治病人。這些幫助我們的靈性平衡地長進。如果我們每天都吃同樣的食物，我們身體不會平衡生長。

崇拜程序的其它方面也同樣重要，如主禱文列出上帝國度的體制；尼吉亞信經是上帝國度的宣告；十誡是上帝國度的法律；讀經及講道給予引導。榮耀頌，詩篇和詩歌表達了上帝國度的喜悅；祈禱和奉獻表達對上帝國度的關心；聖餐是上帝國度的宴會。這些對作崇拜的人都有深刻的意義。每個星期天我們去做禮拜的時候，我們的靈性應獲得日益增加的靈糧，豐富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腓立比書 3:20 說，我們是天國的國民。我們不單需要了解上帝的國度，也需學效主耶穌生平的榜樣。約翰福音 17:16-19 說，耶穌為我們禱告，要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就如他不屬於這個世界一樣。聖餐禮的內容包含了我們應如何生活及實踐基督徒生活的純正教訓和方法。

有什麼東西能取代崇拜程序嗎？它經過了數百年的考驗，今天仍能滋潤我們的靈性，那麼為什麼要去改變它？

(八) 教會和階級

當上帝造人的時候，他要人類平等。然而，社會卻根據人的教育，地位，金錢和屬世的財產，將人加以區分。當上帝差遣他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世界的時候，不單富有的人，貧窮的人也能藉著福音得救。

由於教會的歷史因素，聖公會的會友一般上受過較好的教育，有較好的工作，也較富有。漸漸地人們以為聖公會是屬於富有的人，屬於中，上層階級的教會。貧窮的會友覺得他們被富有的會友所冷落，便逐漸離開教會。我在一篇刊出了的文章“今日華人教會”中指出，教會忽略貧窮會友的原因是：

- 一。過去很多教會認為設立學校是傳道工作的好起點。教會學校培養了公務員，銀行職員以及其它在社會上有高地位的白領階級。
- 二。很多教會在傳道工作中，傾向於分階級來教導，講道及解釋真理，使到基督教常被認為是一種理論性和知識性的宗教。
- 三。教會和低收入階層人士缺乏接觸的機會。
- 四。由於所受的教育多寡不同，在文化方面的程度和認識也不同。
- 五。基督徒傾向於向同一個階級的人士作見證。
- 六。教會的組織系統使到低層階級人士無法成為領袖。
- 七。低層階級人士缺乏領導，使到傳道工作難以發展，領袖人材難以培養。

由於上面所提及的原因，很多人被撇於上帝救恩的門外。他們認為教會這個組織是無關痛癢的。教會無法擺脫“西方宗教”的形象。聖公會更常被認為是“皇家宗教”，屬於一個特權階級的人士。教會離開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差遣他的獨生子來到世界，是要使貧窮的人能得到福音，失喪的人被尋回。

今天，聖公會的牧師和工作人員有責任以行動，而不僅是言語，來改變這種形象。我們不僅是富有者，也是貧窮者的漁夫。沙巴有很多貧窮的人，是我們事工的對象。如果我們睜開眼睛，就可看到在教堂的外面，有很多貧窮的人，我們須將上帝的話傳達給他們。

今天，聖公會的牧師和工作人員有責任以行動，而不僅是言語，來改變這種形象。我們不僅是富有者，也是貧窮者的漁夫。沙巴有很多貧窮的人，是我們事工的對象。如果我們睜開眼睛，就可看到在教堂的外面，有很多貧窮的人，我們須將上帝的話傳達給他們。

(九) 一個長者的忠告

我擔任沙巴主教職位十九年，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我目睹很多政治的變化，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我看見教區從一個不太穩固的開端成長，現在能夠自立。教區的聖工人員，從四位全職的牧師增加到我退休時的十六位全職牧師，五位義務牧師以及七位(三男四女)同工。此外，約有四十位義務傳道人在沙巴聖公會內陸傳道區工作。很多年青的男女正在不同的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

在我的任期，會友及受洗信徒的人數增加了很多，教堂及姐妹堂的數目也越來越多。教區的經濟狀況穩定下來。我們能夠為其他國家有困難的主內弟兄姐妹提供一些協助，這顯示了我們的會友是好的施給者，也顯示了他們有多余的錢來幫助別人。我們的教區甚至能夠派遣教會領袖和同工，到海外英國等地去佈道。沙巴的教會有史以來，頭一次不再等候英國派遣傳教士來，而是派傳教士到他們那裡去。

在這個時候，我們切不可感到自滿。主內的弟兄姐妹，千萬不可放鬆警惕，以免魔鬼潛入我們的教會來。我在我的道別信裡說，我們的工作才開始。我們應遵從上帝的大使命，將福音傳遍沙巴各地。我們應學效耶穌的好榜樣，“……傳福音給貧窮的人……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 4:18-19) 我們不應誇耀自己的成就和功勞，自高自大，而應誇耀上帝的救恩和永恆的愛。

當約書亞老邁的時候，他召集了以色列所有的長老，族長，審判官和官長，站在上帝面前，告訴他們上帝如何幫助他們打敗敵人，並行神跡，使他們能安居樂業，過好生活。與此同時，約書亞也擔心因他老了，無法完成上帝交托給他的使命，便對他的族人表示擔憂，怕他們過慣了安逸的生活，對上帝的信心就開始低落，開始追求物質享受，道德墮落，跟著世人走。約書亞提醒他們，要遵從上帝的命令，依照摩西的律法行事。他也警告他們，不要和外邦人為

伍，更不可忘記他們的身份，信仰和對上帝的責任，而去敬拜偶像。

聖工作人員和會友們應提高警惕，切不可因取得一些成就而自滿，而應繼續追求上帝的愛和聖潔，用他的話語作為我們的利劍和生活的指南。(完)

(2001 年 10 月 10 日劉選福譯於 紐西蘭但尼丁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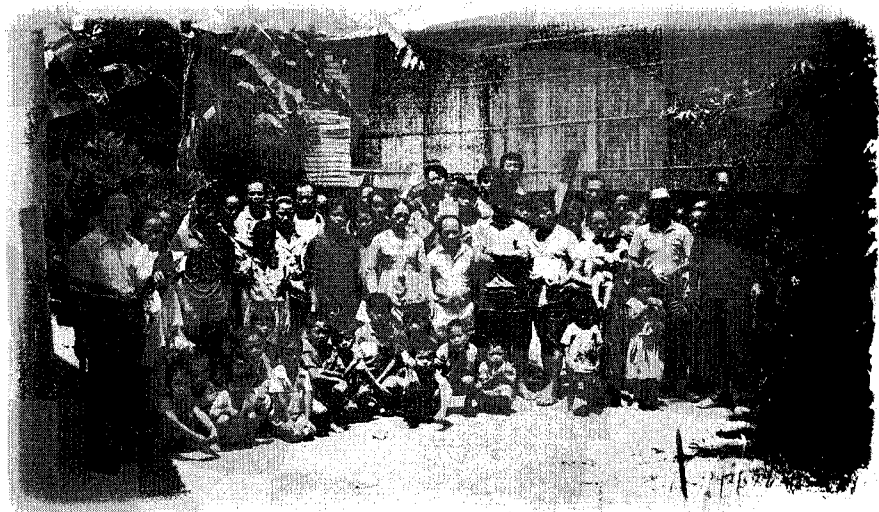
1982年東亞主教會議在新加坡舉行。



1983年在古達聖雅各堂施堅振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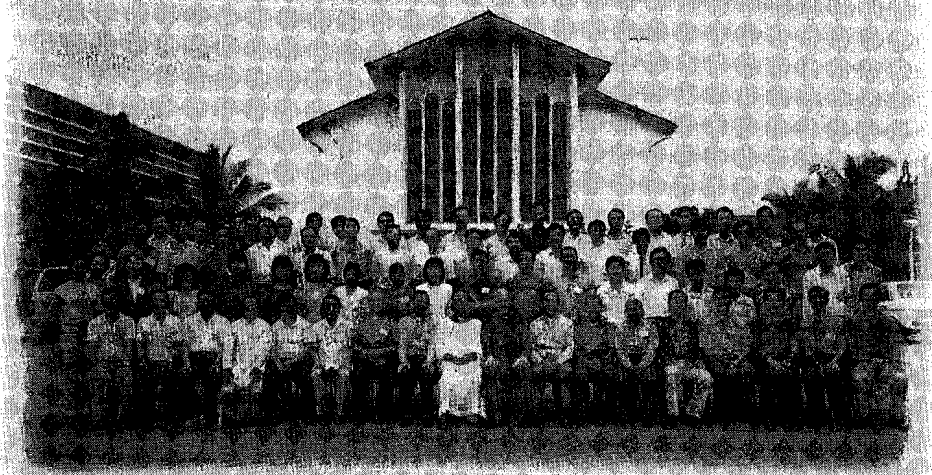
1984年10月12日在沙巴州元首府接受拿督勳銜後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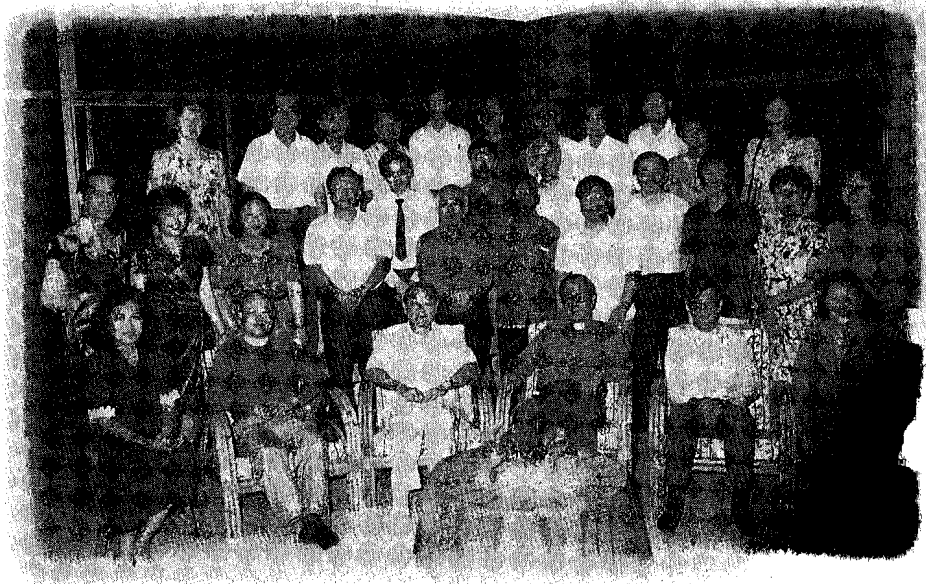
1986年訪問 Penengah 教會。



1987年5月16日榮獲美國 John Dowey 大學
頒發榮譽神學博士學位後留影。



1989年9月在諸聖堂舉行的第15屆教區年議會。



1990年1月9日舉行的東亞教會神學委員會會議。



1990年4月舉行蔡主教榮休告別禮拜。



病中禱文

蔡興士

主啊！祢用塵土，造了我們，賜給我們生命，使我們成為有靈的活人。我肉身的軀體，經過多年的操作，現在已漸漸的退化毀壞。求主賜我堅強的信心，接受祢所許可的病痛，因為祢所給的，都是好的，叫我在痛苦中，學習忍耐學習仰望信靠祢。聽我的禱告，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們！

早禱

上帝啊！在新的一天的開始，求主賜給我信心和希望的力量，使我勝過一切不合主的旨意的思想，使我活得有意義，為主做美好的見證。奉主聖名求。阿們！

主耶穌啊！今天除了生理之病外，影響心理思想，精神和心情，很是消沉。主啊！求祢救我脫離魔鬼的攻擊，使我依靠聖靈的大能大力得勝魔鬼，將一切榮耀頌讚歸與我主我的神，奉主聖名求，阿們！

天父啊！孩子自從第二次中風以來，右肩緊痺，右手臂及手腕麻木，幸而，右手指尚可活動，可以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右腳可以勉強走動，感謝我主我神。現在乘著右手指可以執筆寫字，願將向主禱告祈求感謝的話，用文字寫出來，勉勵自己，也可造就他人。感謝讚美主，願榮耀歸與主。靠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早禱

主啊！經上記著說：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要以為是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信心受了試驗就生忍耐。感謝主，揀選我作為受試驗的器皿，求主賜我堅強的信心，忍耐，接受鍛鍊，成為主合用的器皿，榮耀主的聖名，奉主耶穌聖名求，阿們！

晚禱

主啊！祢教導我們，應當一無罣慮，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所要的告訴祢，主啊！求祢赦免我許多不該罣慮的事，許多缺乏信心和交托等候的事，沒有向主禱告和祈求，有許多該向祢感謝的事，沒有向主感謝，求主寬恕赦免，求主使我常存知足喜樂的心，奉主名求，阿們！

上帝啊！祢的僕人約伯，受魔鬼的攻擊，在病痛苦難中，曾這樣說：噯！難道我們從上帝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不以口犯罪。約伯留下美好的榜樣，求主賜我也能有這樣的信心和美德。奉主耶穌聖名求。

主耶穌啊！祢是所有人類的救主，救人脫離罪惡的捆縛，使人釋放得自由，又賜給人永生的生命。我要感謝祢，因祢拯救了我，如今，我年老體弱，受病魔之攻擊，求主賜我信心和力量，學習及多的順服依靠祢，奉主聖名求，阿們！

上帝啊！世人算什麼，祢竟顧念他，供給日光，空氣，水，還有一切養生的食物，世人一生勞苦，數十寒暑，轉眼消逝，人生如同客旅，或遲或早，都要歸回，主曾應許，信主的人有永生，主在那裡，叫信的人也在那裡。主曾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天父那裡去。求主賜我持守信靠主的應許，跟隨主，一直到見主的面，奉主聖名祈求。

墓誌銘

蔡君興士，生於中國，信主家庭，有名無實。
僑居砂州，充任教職，蒙主恩憐，脫離罪域。
恩召降臨，迎膺聖職，前棄真道，今傳信息。

※ ※ ※

牧養檳沙，為群謀福，四十年長，辛勤昕夕。
區牧榮陞，倍加靈力，四十年來，矢志不易。

※ ※ ※

少竹姑娘，通誦內則，一九五六，七月四日。
鸞鳳和鳴，魚水相得，四十年來，撫慰憂戚。
雙千禧年，辭世安息，藉誌永存，頌恩無極。

